



毕业季特别策划

青春不散场



(CFP 图)

且驭长风 策马青云

□王勇卫(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三级教授)



夏日初来,凤凰花开,骊歌感怀。我的又一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之际,我又一次接受了学院毕业特刊记者的采访,我说:“你们一定是社会需求而有为的人才!”话语中满是欣慰与骄傲。

1988年8月,我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一晃30多年,我教过的毕业生应该有几千人了吧。每当他们学成分别时,我都会说上几句勉励的话,哪一天我退休了,收集给30多届学生的赠言,应该是件趣事。

泉州文传学院2024届有466位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最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人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18位上了线,最后14位上岸,录取率达到70%。此刻,我仿佛又看到他们在校学习期间认真刻苦的模样,青春

朝气的脸庞洋溢坚毅拼搏的光彩。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不论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做到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社会是个大染缸,会染成什么颜色是自我的课题。”这可能是我与每届毕业生分享职业生涯经验时说得最多的话,虽然总感到它们是没什么出奇的常谈,但是,文学与传播学院秉持的“文以化人,传以筑梦”的办学理念,文传学子理当有更高的追求,在正确“三观”引领下,以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去感召影响他人。

教师当久了,感觉自己有两个突出变化,就是“好为人师”和“啰里啰嗦”,总喜欢以过来人身份重复着教导“准教师”们:“基础教育是树人的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当老师要爱学生,爱之有道;当老师要本领高强,站稳讲台;当老师要有目标方法,做学生敬爱的良师益友。”再与2024届毕业生们啰嗦一句赠言吧:“祝愿大家顺利融入社会,勇敢面对挑战,实现自我和解,创造美好生活,事业有成,平安幸福!”

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我亲爱的学生们且驭长风,策马青云,我们将于灿烂前程中再度相逢,青春不散场!

穿过旷野 永葆天真

□简宽(作家,策划人)



3年前的冬天,我从北京回来,一位设计师,也是我高中同学,两人相聚,他与我聊天:高三时我们常说将来要怎样怎样,如今三高的我们常说以前怎样怎样,曾经那些天真的“将来”,纷乱落在耳际,转眼都成了回忆……他很感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丢失了那份“天真”?

20年前,在故乡小镇。我们还是少年,两人蹲在夏日黄昏的晒谷坪上,四周田野,白云的山边,少年有个愿望:考上大学,翻过那座山,去看远方的山和大海。

岁月漫长,有些记忆却刻骨铭心。比如:17岁那年为省下1元钱路费,两人翻过几座山徒步去学校;18岁那年为参加元旦

晚会,深夜点着蜡烛宿舍学跳郭富城的《浪漫樱花》;19岁考上大学,两人在不同城市,彼此在书信里畅谈以后要怎样……

大学毕业后的我们,各自奔向不同的城市,追逐着各自的梦想。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职场上游刃有余,如何在社会的染缸中如鱼得水。然而,曾经那些不犹豫、不回头的热烈滚烫,是否也在消失?

我起身望向窗外,云在山边翻页,字字句句,曾有少年笑嘻嘻。

想起季美林《天真生活》中的一句话:“天真不是幼稚,不是油腻,是一种成熟的超越,是了悟人间万相后,面对世事的一种智慧抉择。”记得当年96岁高龄的他,从医院回到北大寓所,一进门,那只与他阔别3年的波斯猫,纵身一跃,跳入他的怀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说:“谁说猫猫是白眼不认人,应该平反啊。”季老一生坎坷,却永远保持天真。

天真的人,是经过了人间冷暖,仍愿意予世界以光的人。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我们始终风华正茂。穿过旷野的风,走过经年,愿你归来还是那个唱着《光阴故事》的青春少年,永葆一份天真,不苛且、不妥协,知世故而不世故。你脚步慢慢,目光清朗,我们理所当然。

明年花更好 千里自同风

□张一凡(华侨大学2024届毕业生,香港中文大学2024级研究生)



泉州今年的雨季好像格外漫长,丝丝般的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路口处凤凰花树的枝头,鲜红的花瓣随风飘落,我们的本科时光也落下帷幕。

站在树下回望过去四年,新生典礼上第一次唱起校歌的激动,在经管楼上课时豁然开朗的惊喜,期末备考挑灯夜战的紧张,运动会上随风奔跑的舒畅,与三两好友一起聚餐的喜悦……种种感觉再次真切地萦绕心头,生出无限的不舍。

踮起脚尖,追逐逐梦。四年中我积极地在课堂和图书馆中汲取知识,主动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希望自己快些成长。远在他乡的求学经历让我愈加独立,学会平衡好学习和生活,向外远眺的同时也更加认清自己。

除此之外,我也有幸在这里遇见很多老师和同学,他们在奔赴理想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今年秋季,我即将赴港深造,内心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未知的风景和挑战带给我的喜悦。凤凰木见证着一届届莘莘学子在异国他乡成长,感恩母校,铭记师恩,我们将带着收获和勇气继续远航。

朝暮为伴,岁月匆匆。朋友们的陪伴,总会给单调的日常镀上一层温暖的滤镜。我们一起上课学习,参加工作和活动,也一起为彼此庆祝生日,享受美食和旅行,见证着花开花落,四季变迁。

难忘的是军训中暑时递过来的那杯绿豆冰,疲惫难过时收到的无言却温暖的

拥抱,或是那个无话不谈、畅聊梦想的夏季午后,晚风中路灯拉得长长的并行身影……纵使未来我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再次听到《稻香》的旋律,看到一张张青涩的合影,说起只有我们懂的秘密,也能默契地笑着回忆起那些平淡却闪光的瞬间。

头戴簪花,拾级而上。在一呼一吸间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体会生命于此的舒展。当我们再次穿行于人潮鼎沸的西街,又漫步至关岳庙听到那令人安心的香火气息,对“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理解便又深刻了几分。

有人说,一个人年轻时去过的地方,将影响他的一生。红墙古厝,袅袅南音,这里的一砖一瓦跨越千年与我们相见,承载着青春葱郁的岁月。泉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千年的海丝文明描绘出独特的

约稿

《清源》副刊“五味斋”生活随笔版面主打专栏“三言堂”,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一个话题撰写的小杂文,每篇六百字左右,要求题目自拟,轻松可读,观点鲜明,切忌空发议论。来稿请附生活照和个人简介。

下期话题预告:暑期档特别策划——“我的光影之旅”

又是一年暑期档,大银幕上光影交错,故事纷呈。电影如同桥梁,连接着不同的时代、文化和心灵,带领我们踏上一场意义非凡的旅程。诚邀您分享与电影的不解之缘:难忘观影经历的触动,电影之于个人生活的意义,抑或关于电影文化的独特见解。

投稿邮箱:qingyuan@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三言堂”) 截稿日期:7月24日

文化底色,开放包容,进取坚韧,也激励着从这人生启程的华大学子去勇敢书写新的人生篇章。

待到明年花开时,让我们再共享这夏日美梦,明月清风。

暑热

□周牵连

不知不觉,小暑临近。“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元稹的节气诗,让我感觉每一个节气似乎按部就班地出现,却又独出心裁地诠释。

“暑”字拆解开来,上下都是灼灼日光,中间是茫茫土地,斜穿土地的是慵懒半躺的半个人字。三才者,天地人,《三字经》,全说透。小暑,小天,小地,小人,小里小气,小扣柴扉久不开,小村隐居乐至闲,早稻早熟割一点,其他时间扯闲篇。这是小乡村小暑里最经典的小画卷。

寨坂小村,没有铺天盖地的劳作大场面。每个角落里蜿蜒的小道、绿树浓荫中,草木乱葱茏,农家狗懒懒散散,鸡在柴扉下半眯了眼,鸭在竹圈里徘徊不能前,盈盈溪水也安静了许多,篱落疏疏的菜园里,林林总总的菜蔬也耷拉起了小脑袋。村舍间的羊肠小道也睁着白花花的白眼,睥睨着每家门前纳凉闲聊的三两老头,有一句没一句的,点评着

这暑天里的热,他们的话题离不开五谷杂粮、家长里短。一个乡村反反复复的故事,就在他们之间传说,比这黏稠燥热的暑气还热气腾腾,小村的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场胶着的却又无声的放不开眼光的小较量。

暑意所到村庄之处,裹挟着滚滚热浪,无一处幸免,房屋间越来越没有空间,好像是无缝对接,不懂距离产生美。热气的不怒自威,连平时穿梭在小村小屋间的小凉风也要惧怕几分,我回去时,小暑离村庄尚有几日的路程,敏感的风就早早地躲了起来。或许,凉风比闲人更怕小暑的热,溜到新村口那片密密匝匝的桉树里凉快去了;或者躲到村口旧道、村后山坡上杂乱无章的灌莽里逍遥去了。

即便有一丝的风,也是热风。这时的寨坂,我的文字不敢再说它是一幅五彩斑斓的风情画,是一首恬淡清新的田园

诗,更不敢说它是一壶浓醇厚的陈酿酒。虽然每到暑假,我都会循着乡村暑意的气息,一次次抵达梦中的草木旧乡。也不单单是暑假,每一个周末闲暇时间,我都会不厌其烦地跑回这生我养我的地方,与厅堂墙上的“阿嬷”对视,与父亲聊聊天,与母亲摘摘菜。但不知什么时候,我少了去邻里话闲篇,少了与旧人打招呼,车常常直接抵达祖祠前。自从想为老家编著一本书,记住它的容颜未老,记住它的旧貌未去,记住它的新颜徐来,记住它的喘息之间,我甚至也会生出一小点对它如小暑大热般令人讨厌的怨气。当然,那应该是对这个村庄的爱到深处,由爱故生的忧,故生的气吧。

不知躲在哪一棵树上的知了,劲劲的鸣叫声把暑天带给乡村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升温。蝉鸣叫停了凉风,每一寸阳光都能随意烫伤任何一处田地的肌肤。沐浴在暑天的每一寸阳光里,都是一次免费的桑拿浴。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闲聊天,云黑压压一片地压过来,刚还在扯闲篇的老头们飞到晒早稻的灰庭,一阵忙乱收拾。几滴雨砸下来,把地上的泥灰溅起,紧跟着大雨倾盆。这雨下不长的,可能一分钟就草草了事。阳光又晒了出来,灰庭顷刻间又干了,村人把归拢装在布袋里的稻子又晒了出去。如果老天调皮,如此场景一天得来上三两次才肯罢休,那时母亲顾不上温柔,经常大声呵斥着哪个来得迟帮忙的孩子,忙乱中父亲还能笑出声来。

“一天一暴,坐家里收稻”,嗅着熟悉的泥土气息,享受着农活不重时的悠闲,那早已经成为记忆的农家场景,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以上的场景也是我的文字所想表达的深刻记忆。

山重重,远望去,还是很期待暑天里的乡下光阴。



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



成就更好的自己

□林荣林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那时的毕业季,很简单,你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时年,我虽虚岁17,但因生活在“瓜菜代”的岁月,瘦小的我,俨然还是个大小孩的样子。按照那时的惯例,高中毕业以后,就要回农村参加两年的劳动锻炼,然后,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

那时,生产队的活儿大多是农活。我每天跟着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赚着每日六分(大人每天十分)的工分值。

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充满幻想、喜欢做梦的花季。我最大的兴趣是看书,尤其爱看小说。哥哥是民办老师,我通过他借了大量的图书,就像一个饥渴的人,得到了丰盛的美食,便不顾一切地大快朵颐起来。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时,我总是在裤袋里插上一本小说带到田里,利用农闲休息的时间看。夜里就点上煤油灯看。我很羡慕那些会写文章的人,因心中有梦,却也过得很充实。

我一家有八口人,兄弟姐妹中我排行靠大,弟、妹有的在上学,有的还小。全家就靠我和父母挣工分。为了谋生,我决意要学一门手艺。

那时除了挣工分,能来钱的是木匠、石匠、铁匠、砌石工、泥瓦工活计,我是个零基础的人,没有对哪门手艺有特别爱好,也不知自己合适干什么,于是,就自己摸索。

我砌过石基。不懂技巧,就先给砌石师傅做小工,当下手,留心看师傅怎样挑石,怎样下泥浆,怎样摆石,怎样点石,怎样勾面。心里有点底了,就先自己做。从围猪栏、搭灶棚、到筒易房,虽然不及师傅做得好看,但也还算坚固,不曾出现问题。

我当过木工。本来我有亲戚是木匠,但他们嫌我是读书人,干不了重活,不收我做徒弟。我这人有时特别犟,你不教我,我偏要做给你看。我利用雨天或空闲时间到建房子的人家去溜达,默默地看着木匠师傅怎样做工,怎样量尺寸,怎样修边料,有时通过闲聊,找师傅套出一些关键步骤,并把这些默默记在心里,有些还记在本子上。

做木工需要工具,大小锯子、长短刨刀、各式凿子、斧头、锤子、木斗、角尺等等一大堆。这些一下子买不全,也没有钱买,我就和父母在农闲时一起到遥远的荒山上拔席草,挑到二十几里外的长坑墟去卖。席草好的价格每斤四五分钱,差的只有二三分钱,每次和父母挑去卖的席草钱也不过几元十几元。就这样,靠着卖席草的钱,有时买锯子,有时买刨刀,有时买凿子,竟也把木工工具整得差不多了。

有了工具,我还是从自家木工活做起,做做小板凳、小桌子、锅盖、窗户、门板、门框、筒易床等。边做边摸索,从粗到细,从易到难。家里的一些简单的木工活,几乎都是我自已完成的,有时还可以帮一些亲戚好友做点简单的小家具。

由于那时还不知自己做什么职业合适,就什么技术活都尝试一下。所以,这期间,我还当过泥水工、瓦匠工,几乎是建一座房子该有的技术活都干过。就是农事活动,也没有一项是我不会的,犁地、耙田、整畦、拔秧、插秧、割稻、打谷,全都不在话下。

不过,这段日子也不算很长。一年半以后,由于本村小学欠缺老师,我通过考试选拔,当上了民办教师。1981年夏季,我考上了南安师范,手艺活就全抛了。

想起曾经的毕业季,也已波澜不惊,感谢彼时不懈的努力,成就如今更好的自己。



毕业季

- “为什么毕业季要选在夏天?”“嗯,可能这样子眼泪蒸发得比较快。”
- 照片太小,框不住我们的青春。
- 他日若买桂花同载酒,愿还似,少年游。
- 你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我们就各奔东西。
- 曾经的毕业季我们是看客,如今的毕业季我们是主角。
- 准备去写未来的答卷啦。
- 一路顺风多没意思,那我祝你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 以后再也不要门禁了,但要记得早点回家。
- 好好道个别吧,和这一段一去不复返的青春。